[Zucchero](https://zzucchero.lofter.com/)

BUS

一直等到放学，罗渽民才看见黄仁俊，他还是赖在网球场里打球，白T加短裤，清清爽爽的样子。

罗渽民停下脚步，站定看了好一会。

落日西沉中，影子被咬得好长，罗渽民微微抬脚，它便跑进网球场了，仿佛也想要和网球男孩来一场热烈互动。

眼神继续随他的身影移动，好些时候忘记眨一下眼睛，视线变得有些模糊起来，像把摄像头探进迷糊的回忆中去，搅一搅，男孩的轮廓变得柔软。

“嗨！”黄仁俊刚好跑过来捡球，隔着栅栏跟他快速打了一个招呼。

罗渽民还没来得及挥手，给他一个微笑，黄仁俊便要走开了，脚步移动时回头笑看他，带起的风是温柔又调皮的：“再打一局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“好。”罗渽民乖乖等。

可事实上黄仁俊打了两盘球才意兴阑珊，笑嘻嘻地套一件长袖外套就要走，书包随便挎在肩膀上，拉链有一截没拉，留给罗渽民走上前合上剩下的空隙，末了拍拍他的书包，递水说：“很累吧。”

“没有。”黄仁俊自然地接过水，咕咚咕咚地灌，窄细的水流渗下来，混着汗珠滑过脖颈，水继续向下，罗渽民咽了一口唾沫，别过头看风撩起杨柳的头发，浮动着春末与夏初交际的绿色，而天是蓝色，云是白色，黄仁俊是落日沉沉下唯一一抹跳动的金色，金色的他伸手握了一下他的手，提醒似的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他的手是温热的。

罗渽民就这样顺从地跟他走着，没有并排甚至还有些刻意拉开距离的姿势，看他随意扬起的手，时不时触到自己，肌肤相碰的0.01秒，罗渽民的心在悄悄咕噜着关于黄仁俊的可爱悄悄话，比如他的手是温热的，他的步伐是轻快明亮的，他皮肤上的细小绒毛在落日余晖中发亮，他手里塞着的矿泉水瓶里正在静悄悄地掀起小小波澜。

没有聊天也没有一起分享耳机听一支歌，两人就这样径直走出学校，一起等来笨重的FOTON大巴士，上车，直到四处找座位的时候，黄仁俊才想起什么，问：“我们顺路吗？”

这是他俩第一次一起回家，之前就在教室门口或者校门前道个别，或者干脆不说再见。

“顺，”罗渽民回答得可快，又补上一句，“我在你家的下一站到站。”

“你知道我家在哪儿？”黄仁俊笑了，伸手推他了一把。

“反正在你下车后我再下就是了。”罗渽民信口乱讲，他家其实在反方向，和黄仁俊的路线背道而驰。

然而罗渽民只是一边把车里的空座给黄仁俊，说他打球劳顿，说着看了眼他还没换掉的运动短裤，下面露出光洁可爱的腿。

“行吧。”黄仁俊应声，坐定，抬头看罗渽民的表情，很无辜地端详着，仿佛在看希腊人的雕塑，而这个希腊人正拉着扶手，整个人围着他站着。

“咦，”黄仁俊盯着盯着很快就发现了什么，让罗渽民弯腰低头，靠近一点，“你脸上，靠眼睛那边有东西。”

罗渽民听任他安排，脸支了过去，忽然感受到一阵暖热的气息，才惊觉自己离得太近了，黄仁俊的呼吸扑上来。

“是睫毛，”黄仁俊小声说，手提起又放下，定睛看他，“要我…？”

“摘”字还没有出口，罗渽民蹦出一个字：“要。”

面对面专注地给人拾睫毛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，距离被揉碎变成压缩饼干，黄仁俊扶着他的脸，眼神扫过去像蝴蝶飞。

罗渽民的心里犯痒痒，好像落上了蝴蝶翅上的细小粉末，或者荡漾着青灰石子擦过湖面留下浅浅圈圈的涟漪。

“拿掉了。”黄仁俊动作很快，或许是比罗渽民更早一步发现自己心里泛起的莫名水花，一点点，像啤酒杯里淡淡的白泡沫，他眨眨眼睛，打住所有动作。

“没有，”罗渽民理直气壮地摇头，声音压了下去，“我痒。”

黄仁俊只好再捧起他的脸仔细看，手指轻轻托着，罗渽民没有闭眼，看他隐约滚动的喉结，那些可爱的手指骨节，再到他略带失措感的眼睛。

他笑了。

“呀，你骗我。”黄仁俊反应过来，拿手捂脸。

巴士一阵颠簸，罗渽民荡到黄仁俊身边，一只手要抓椅背，不小心按住他的肩。

松手，罗渽民离远一点，有些若有所思地嘀咕：“可我脸上并没有落睫毛啊。”

“是仁俊看岔了吗？”

黄仁俊没接话，脸有点发红。

“打球真是热死人了，”答非所问，骗人的小孩伸出他的手，展开，手心向上，“我的手一直在出汗。”

罗渽民挽上它，握住，没有放开，大家安安静静地穿越着树、花圃、高楼，还有交错阳光。

“确实。”罗渽民说。

巴士还在前进，掠过无数树荫。

到站了。

黄仁俊抬头要走，耳朵和脸还在发红，一直握着的手也没有松开。

“你要下一站再下车吗？”

一个眼神发射过来，是罗渽民低头了，他垂下眼睛，小声在他那朵红红的耳朵边讲，声音快要融化成悄悄话了。

他说：“这一站就好。”

-END-